

## 《妙法蓮華經·序品》之十五

### 文殊菩薩用偈頌回答彌勒菩薩

遠參老法師主講

偈頌比長文稍為長一些，有些不同之處。長文沒有講菩薩六度，偈頌裡又講多兩句，裡面有些是與彌勒菩薩所講的偈頌一樣，就無須去囉嗦詳細分析，有些地方是要講，有些地方讀一讀就算了。

「我念過去世，無量無數劫，有佛人中尊，號日月燈明。」

這是總頌最後那尊佛。前面長文講無量劫以前有二萬佛，同名、同號、同姓；後來就講到最後那尊佛，「說法已久」，就說《無量義經》，雨花、動地、放光，後來就講《法華經》。現在偈頌裡直接講最後那尊佛，前面最初的一尊、二尊、三尊，至一萬九千九百九十九尊就不講了。

前文講「惟忖」，現在是講「念」，「念」即是「惟忖」，「惟忖」即是「念」，「念」即是憶念，「惟忖」也是憶念。

「過去世」即是過去劫，過去劫就甚長，「無量無數劫，有佛人中尊」，有佛出世在人中，為三界之獨尊，「號日月燈明」，是這位佛之名號。

「世尊演說法，度無量眾生，無數億菩薩，令人佛智慧。」

「世尊」是指日月燈明佛，「演說法」，先講權教，正所謂「初、中、後善」，「度無量眾生」，這些眾生可以算是三乘。

又有「無數億菩薩」，這些無數億菩薩，究竟是權教還是實教？最初就是權，後來就是實，仍是那些人。我們可以這樣講，先講「度無量眾生」，即是三乘人；「無數億菩薩」，是三乘人聽《法華經》，就叫做一乘菩薩；就「令人佛智慧」，這是一乘的佛智慧。這是先權後實，為實施權，施權就為實。

我們又可以把這兩句全部都當作三乘，「度無量眾生」，屬於小乘；「無數億菩薩」，屬於權教大乘；講到《法華經》，全部大乘、小乘都要入一佛乘，「令人佛智慧」。「入」者是信入，解入也叫入，未講到成佛證入。

「佛未出家時，所生八王子，見大聖出家，亦隨修梵行。」

這一頌講八位王子，頌文講「見大聖出家，亦隨修梵行」，就不是很妥當，應該說「見大聖得道，亦隨修梵行」。他們見父親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然後才來跟隨他。「大聖」是指日月燈明佛，王子不是見他出家，是見他得道。

**「時佛說大乘，經名無量義，於諸大眾中，而為廣分別。」**

這是權教的《無量義經》。日月燈明佛說法已久，將要講《法華經》的時候。

從前的世親菩薩，把這《無量義經》，判作《法華經》也叫做無量義。我們不知道他是取《法華經》的本身叫無量義，或者是把這《無量義經》叫做法華，又即是無量義。這裡面是搞不清楚。

如果是說離開《無量義經》，《法華經》自身也可以名為《無量義經》，這樣講就好些，《法華經》可以稱為無量義，權教有權教的無量義，實教有實教的無量義。

這件事，我相信世親菩薩一點都搞不清楚，他基本上就未有「權實」兩個字為界限，一點都沒有。這就只可取名字，他安立《法華經》有十七個名字。其實，就算他安立一百七個名字，都安立不完。

講到《無量義經》，「於諸大眾中，而為廣分別」。「廣分別」這句話就值得我們去尋味。

（有人說：）「這又如何尋味？這是那麼廣，你去尋味吧。」

我不是講尋味「廣」義，講到我們釋迦佛講《無量義經》，也是「廣分別」。不過，現在有一部文字《無量義經》，此經絕對未有什麼「廣分別」之義在其中。

（有人問：）「那麼，你講它來做什麼？」

我講它，是要說它是偽的，它沒有廣義就是偽，這是「一」字那麼淺。不過，你跟那些無知無識的人來辯論，又很費事。你聽過佛講《無量義經》嗎？你又聽過日月燈明佛所分別的《無量義經》嗎？這都是不可能的。不過，把這句話來對照現在的《無量義經》，那就談不上「廣分別」。即使你說我武斷，我都說它是偽造的。

**「佛說此經已，即於法座上，跏趺坐三昧，名無量義處。」**

「坐三昧」即是入三昧，結跏趺坐。這裡說結「跏趺坐三昧」，結「跏趺」兩個字，成了半句。「坐三昧」有什麼坐頭坐尾，坐在三昧那裡嗎？這只是身坐，並非坐在三昧那裡，而是入三昧，此三昧名叫做無量義處。

「天雨曼陀華，天鼓自然鳴，諸天龍鬼神，供養人中尊。」

日月燈明佛入三昧以後，即時天上散下四種華。這裡加多一個天鼓，前文沒有講天鼓。彌勒菩薩在前面只說我們釋迦佛的法會有栴檀香風，風中帶有香味；這裡講「天鼓自然鳴」，不須天人去擊鼓。

天人有沒有擊鼓？天人當然有擊鼓，那是天人的娛樂具，也叫樂。其他的諸天、諸龍、諸鬼、諸神，各各都供養日月燈明佛，他們那時都很歡喜。他們歡喜什麼呢？歡喜用天華、天鼓供養，日月燈明佛入三昧，他們做他們的供養工作。

「一切諸佛土，即時大震動，佛放眉間光，現諸希有事。」

「一切」即是普佛世界，六種震動。這又是一件事。「佛放眉間光，現諸希有事」，即是照於東方一萬八千世界那件事，這些全部是略文。

「此光照東方，萬八千佛土，示一切眾生，生死業報處。」

這即是與前文講的「善惡業緣，受報好醜，於此悉見」一樣。這裡是講遠古日月燈明佛的佛光所照大眾見到的情境，上文彌勒菩薩是講現在釋迦佛的佛光所照大眾見到的情境。

「又見諸佛土，以眾寶莊嚴，琉璃玻璃色，斯由佛光照。」

大眾見到東方無量佛國，很多世界都是「眾寶莊嚴」，不是天、人那樣低劣。

「琉璃玻璃色」，這個「色」，未必一定是琉璃色、玻璃色。「玻璃」也是寶，由佛光所照而成如是寶色。「眾寶莊嚴」已經是寶，但是現在用「玻璃色」，一切非玻璃色，在佛光照耀下也成了「玻璃色」。

「斯由佛光照」，這句話，又有同樣的講法，「斯由佛光照」就得以見到，如果沒有「佛光照」就見不到。

（有人說：）「這裡只是講佛光照就見到，不是說玻璃色是由佛光照。」其實兩種講法都講得通。

（有人說：）「講不通。」

怎會講不通？就如前面彌勒菩薩講皆作金色，什麼都變成金色。他既然講金色都可以，難道此處講「琉璃玻璃色」又不可以？都是一樣可以變色。

「及見諸天人，龍神夜叉眾，乾闥緊那羅，各供養其佛。」

又見鬼神、天人供佛，裡面就有很多種靈物。前文講「見一切眾生，生死業報處」，互相來往，這裡的諸天、龍、鬼、神，都是六道中之物。當然，他們在佛前供養，又有不同講法。他們聽法，有信心，有見解，如果是聽《法華經》，不管你是什麼鬼鬼神神，全部都是一乘菩薩。不過，現在還未曾講到那一層。

「又見諸如來，自然成佛道，身色如金山，端嚴甚微妙，

如淨琉璃中，內現真金像，世尊在大眾，敷演深法義。」

這兩個偈頌要連著一起讀才相貫通，不要只當四句為一偈。見到很多很多佛，實在還有很多佛入涅槃。

「自然成佛道」，這是初成佛。「自然成佛道」者，這句話處處都用得著，所有佛都是「自然成佛道」，

（有人問：）為何要講此事？你說見佛成道就罷了，你用「自然」兩個字做什麼？

講此事，就是要我們知道，成道的時候，一剎那間，出於自然而成佛。

（有人說：）「既然是自然，就不須「成」，這個「成」就不是自然。」

這個「自然」是時間「自然」，不是空間「自然」，不是佛「自然」。那個時間一剎那間，毫不費力，毫不假借其他的因緣就成佛。所有佛都是一樣，不過成佛裡面，有些是假的。

為何講會有假的？當然有假的，菩薩可以示現成佛，這就是假的。權教菩薩能示現，實教菩薩也能示現，這就是假的。佛就不用講，更能示現，本來早已成佛，現在又現一切身，又要示現成佛，這也是假的。成佛多數是假的，一千尊佛裡面，我相信有九百九十五尊是假的。

（有人說：）「總有真的吧？」

真的只有五尊。

（有人問：）「為何你說他們是假佛？」

他們化現就是假，你把他當作是菩薩成佛，以為菩薩成佛就是真的。不是呀！

（有人說：）「真是菩薩成佛，我們看到的。」

讓你看見菩薩成佛，大家就當作他是真的，其實他自身是假。不論他是實教菩薩成佛，還是權教菩薩成佛，也不論他是菩薩化現、佛化現，總是自然成佛。看見是這樣，就這樣講。在光中現出這樣的妙境，讓各人見到「自然成佛道」。

在我們中國人講成佛這件事，大家又喜歡講自然，又喜歡講成佛，這就變成矛盾。怎樣矛盾？他們說佛是自然的。為何說佛是自然的？他們說一切眾生本來是佛，這就是自然。憑什麼道理這樣講？憑人人有真心，人人有佛性，佛性即是佛，就是自然。

既然人人都有，為何他們又說他成佛？若是自然就不須成！

（有人說：）講「成」者，皆因對未成來講。未成的是「天然佛」，已成就現「出世間佛」。一個天然佛是自然的，「成」就現出來。這裡有兩種講法。皆因他有障礙，障礙清除了，就成佛，又即是自然佛。

「自然」兩個字，如果是這樣講，這個就謂之空間佛，不是時間佛，佛教沒有這個道理。

「身色如金山」，他的身色相好比金山那樣漂亮。金光這一種金，不是人、天的金。

有人說：金山即是人間的金山，哪來天上的金山？哪來佛國金山？

講金山就是人間的金山，但是佛身又不是金山的金。雖然是講明「如金山」，但相差很遠，金山比不上佛身之金光，金色，很莊嚴。

「端嚴甚微妙」，這裡面又可以有一種講法。他因為成了佛，才說得上「身色如金山，端嚴甚微妙」。如果未成佛，是菩薩。

（有人說：）坐道場也是一樣，不坐道場也是一樣。你說他未坐道場，是菩薩，他已經有金色，已經有三十二相、八十種好，或有其他的相、多種相、多種好，「端嚴甚微妙」，早已經有了。如果早已有，就無須講「自然成佛道」才說他有。

這件事，就是世間上的分別，你有了金色之身，端嚴微妙之相，這個就叫做佛。沒有金色之身，沒有端嚴微妙之相，就不是佛；只是有金身沒有相，也不是佛；有相沒有金色，也不是佛。本來佛身與菩薩身不同，與其他的一切都不同，這樣才算得上是佛。若到處都「你又是佛，我又是佛」，這就搞不清了。

雖然佛都是示現的，但示現也要有金色之身、莊嚴之相，否則如何分開。在權教裡講十法界，佛居第十法界，地位最尊、最高；在實教裡講十二法界，佛也最高、最尊、最上，已變相。

這樣講好像沒有道理。為何沒有道理呢？阿羅漢在凡夫以前，是無相；成了阿羅漢也應該有相。何以又無相？又不變？仍然是舊模樣。辟支佛又是一樣，仍然是舊模樣，有什麼特別叫做辟支佛？辟支佛自己知道，阿羅漢自己知道，他對你講，你就承認他，他絲毫沒有哪一樣變相，或者說，他有神通，蠱惑惑惑都會有，這些又不足為證。即是講，佛有變相，阿羅漢、辟支佛就無變相，就是這一點有差別。人們看見他，就知道他是佛；那些阿羅漢，你看到

他，究竟你說他是比丘還是阿羅漢？樣子依舊。他昨日是比丘，今日是阿羅漢，你就不會知道他今日是阿羅漢。佛就不是這樣，昨日是菩薩，今日就是佛，就相差很遠。

他端嚴「如淨琉璃中，內現真金像」。「淨琉璃」，琉璃盒，琉璃盒是寶。「淨」即是明，沒有瑕疵，沒有灰塵。琉璃內裡有個「真金像」，這個像是什麼像呢？牛像、馬像、人像還是天像呢？那就什麼像都是好的，是金的。裡面是人像，但人像只是一個死物，這即是說像很漂亮，有琉璃，琉璃也很漂亮，包著金像。

如果是這樣講，這個佛「身色如金山，端嚴甚微妙」，就不算什麼了不得。他拿個金像，用琉璃包著，這就很了不起嗎？

其實現在是講，佛身全是金，那個像就全是金，只作一點譬喻，這是世人的事情。

**「世尊在大眾，敷演深法義。一一諸佛土，**

**聲聞眾無數，因佛光所照，悉見彼大眾。」**

這裡講三乘，如果是講一乘就屬於一乘。每一尊佛在世時，就有許多聲聞眾、緣覺眾，就是初成佛道，也有聲聞眾在其中。因佛光照耀，大眾就見到，日月燈明佛的光照得很遠。「悉見」就是日月燈明佛法會裡面的人，聽《無量義經》的那些人。

**「或有諸菩薩，在於山林中，精進持淨戒，猶如護明珠。」**

這裡是講菩薩，講菩薩如果是講得詳細，就按照彌勒菩薩在前面那樣講，「種種相貌，行菩薩道」。在山林中持戒，本來持戒就不一定要在山林裡，處處都可以持。他持戒又「如護明珠」，這個是初學之人。「護明珠」者，這「明珠」很可愛，就不要讓它有什麼不妥當之處。他持戒法很清淨，持戒法修其身、口、意，免得其戒有沾污，持戒威儀都具足，這就「猶如護明珠」。前文彌勒菩薩同樣這樣講：（又見具戒，威儀無缺，淨如寶珠，以求佛道）。

**「又見諸菩薩，行施忍辱等，其數如恒沙，斯由佛光照。」**

這就是看見，前文講「琉璃玻璃色，斯由佛光照」，是由佛光照耀才見到，就不是說「一定是由佛光照變成玻璃色」。這兩件事情都證明是由佛光照，不過

前文釋迦佛放光照，皆如金色，又有把種種雜色同為一色。

「又見諸菩薩，深入諸禪定，身心寂不動，以求無上道。」

這是講五度裡的菩薩。前面講每位菩薩都是「求無上道」，是「三界第一，諸佛所歎」。

「又見諸菩薩，知法寂滅相，各於其國土，說法求佛道。」

這些一般菩薩，乃是般若菩薩，修行般若，說般若法。前面彌勒菩薩講了三個偈頌，這裡就簡略了，只有一個偈頌。

「爾時四部眾，見日月燈佛，現大神通力，

其心皆歡喜，各各自相問，是事何因緣？」

這裡講各人懷疑，想知道此事。各各相問，我問你，你又問我。前面彌勒菩薩所講，大家都有相望，就未講「相問」。彌勒菩薩代表所有的人，古時也應該有一位菩薩出來代表請問，又有一位菩薩來回答，好比現在文殊菩薩一樣。往昔最了不起的就是妙光，他應該回答此事，解釋清楚給大眾聽。

「天人所奉尊，適從三昧起，讚妙光菩薩，汝為世間眼，

一切所歸信，能奉持法藏，如我所說法，唯汝能盡知。」

這裡著重講《法華經》，先敘述佛「從三昧起，讚妙光法師」，然後繼續講《法華經》。

「天人所奉尊」，佛是各天人尊重之最尊者，即是世尊。

「適從三昧起」，佛最初入無量義處三昧，雨花、動地、放光，各人都不知佛為何事放如是光、現如是東方無量世界境。因為不知道，各各有疑問；即使問，都問不到什麼結果。或有結果，就是有一位問，又有一位答，答案就是：「佛快要講《法華經》。」是有這個意思，與釋迦佛現在一樣。他回答完，佛就起定，故名「天人所奉尊，適從三昧起」。這個「適」字，在意思上講，就是「正」的意思，「正從三昧起」，正即是在剛好那個時間，在用文字上來講，都

是用一個「才」字，「才從三昧起」，又即是剛好。講「起」者，不是起身的「起」，乃是起定的「起」，又當作「出」字的意思。

前面說入三昧，現在就出三昧，未出三昧就是住三昧，住無量義處三昧，以神通力雨花、動地、放光，令在會中的人諸多猜測，各種測度，也不得一個怎樣的解決。大家都是這樣猜想：佛出定自有話對你講。

佛一出定，就「讚妙光菩薩」，這個「讚」字是結集經典的人敘述，按照現在來講，是文殊菩薩所講，應該就叫菩薩一聲：妙光菩薩，你就是世間之眼。世間人都沒有眼，全靠把你當作眼睛。

世間人都是盲的嗎？那又未必，世間人哪會全部是盲的？盲人會有，但很少很少。何以你說要以他作為眼呢？

他「做眼」者，他給你做佛法的眼，不是給你做世間的眼。世間事事物物，各樣你都知道，看得見，唯有佛法你就看不見；這就要菩薩給你眼睛，你也看得到。

因為「汝為世間眼」，即是幫助許多人有智慧、有思想、有見解，這就是眼的意思。世間人雖盲，聽到你講，即是不盲。這在佛教裡，即是有一點這樣的譬喻之意，你不懂佛法，就是盲的。有人對你講，就是借給你眼睛。

本來世間上的盲人，沒有人可以借眼給他。眼就不能借，但你可以對他講，他就會聽到，聽到即是明白，明白與自己有眼見一樣。即如現在的盲公、盲婆、盲妹、盲仔等等都是盲的，他們又會講很多事情，他們也不是看見，是聽人講，這就即是等於有眼。雖然等於有眼，總不會像那個有眼的人那麼清楚，你講的，他都只是明白一半，或一半以上。

佛法又不是如此，你對他講佛法，講多少，他可以得多少；你只講部分，他只得部分。又可以這樣講，你講了多少，他又不止聽了多少。世間人講，「聞一以知十」；在佛法那方面來講，又不止「聞一以知十」，聞一以知百、知千、知萬、知千萬萬都有，聞一以知一切都有。

就如指路、指方向那樣：「你向那個方向走就能見到。」你這樣講時，他還未見到，他依照你那句話，向那個方向走去，就什麼都見到，你講都講不了這麼多。所以說，一切都可以知道，就是聞一以知一切，這個眼是多麼廣闊！

「一切所歸信」，你這位菩薩很難得，一切天人、三乘人都皈依你，都尊重你，都信仰你。你這個人我知道，佛就不會不知，這是屬於「讚」。

「能奉持法藏」，我所講佛法，講了很久，講了很多，那是權教法，此法藏就是三藏——聲聞藏、緣覺藏、菩薩藏，即是學佛的佛藏。這法藏你都能持。

「能持」者，不是受持的「持」，他能了了明瞭叫做持。講到「持」，不是去學來持。佛儘管講，講多久呢？假定佛講一大劫那麼久，對三乘人就講了很多很多，「隨宜說法」。佛說法是很多，妙光菩薩雖然不是學小乘，他一聽到，全部了了明瞭。佛為無數眾生說法，他就句句聽到，各人所了解的佛法，他也知道，大眾種種信解，他沒有不知道。這個人當然很難得，你以為好容易有多位妙光菩薩這樣的人嗎？所以值得稱讚。

你妙光「能奉持法藏，如我所說法，唯汝能盡知」，我所講的法，淺淺深深，你全都知。還有，講「能知」，有兩種意思：佛所講那麼多法，你妙光能知，這是一種意思。還有，佛為什麼如是為大眾說？此事妙光當然知道是「隨宜說法，意趣難解」，佛的意趣如何，妙光知道。換一個名詞，就是為實施權，施權有如是廣大，為實就是為講一乘實教故，施如是權。施如是權就是令各三乘人受益，得三乘智慧。有三乘智慧就有資格聽一乘，所以聽《法華經》要有資格。

這件事只有你妙光知，所以用「唯」字，「唯汝能盡知」。這句話是讚詞。難道二十億菩薩在法會中，都沒有第二個與你同等盡知，只有你一人知？此事也未必。好比我們釋迦佛座下八萬菩薩，按照現在此處講，當然你文殊菩薩最高。我就不妨講多幾位也可以，未必單單只是文殊能知道是為實施權。

這事就不是很難，知道為一乘故說方便教，我們現在也知道，你們各人聽到，當然同樣知道。佛說什麼教都好，都是為實施權；如果不為實，就不施權，此是佛的用意，故名「意趣難解」，「難解」他也知道。一個人「奉持法藏」是不容易，讚嘆了很多，不是只讚三兩句那麼少。佛一直讚，讚到相當，他又不讚了。

「世尊既讚歎，佛知其心行，能持妙法藏，令妙光歡喜，  
說是法華經，滿六十小劫，不起於此座。所說上妙法，  
是妙光法師，悉皆能受持。」

這是總讚妙光菩薩能受持權教，又知權教之作用，讚完又知道他能持《法華經》，這又是另一種的「知」。他知道權教為實，究竟這個「實」又如何？他也知。佛未講他又怎樣知？實在佛未講，他也知。為什麼呢？佛現在所講六十小劫《法華經》，是對三乘人講，實在很幼稚。妙光菩薩不是幼稚之人，他有什麼不知道？

佛知道他聽《法華經》，「佛知其心行」。這個「心行」，即是「深心之所行」，是一乘徹底究竟之行，即是「盡行諸佛無量道法」，他是菩薩道圓滿之人。

你說他菩薩道圓滿，往昔至現在，有無量無邊不可思議阿僧祇劫，都還在菩薩那裡打滾，又未曾講成佛，還說他圓滿，如果圓滿就成佛了。

這又是另一個問題，他成佛可以，立刻成佛都可以，早已成佛也可以，但是他不歡喜成佛那麼快。

有這樣的成佛還說不歡喜這麼快的嗎？

是呀，他有一種特別的性質，不必快速成佛，他做菩薩的事業，結眾生

緣，恭敬諸佛，然後才成佛，所以佛讚他。

「佛知其心行」，「心行」裡面就很廣，「能持妙法藏」，能持十方諸佛所講的《法華經》。佛講多久呢？我假定每一尊佛，講三個阿僧祇劫，或講十個阿僧祇劫，他都是這樣能持，他的持力很強。

（有人說：）他又未曾講得很廣博，你硬講他的持力很強。

我們當然講不到他的持力有多強，這都是猜測。他有如是大菩薩所得的陀羅尼，這是聞持陀羅尼，不須走到諸佛面前那裡才聽到，即使坐在此處，十方佛所講的，他都能聽得很清楚。無論佛對眾生如何講，他都能清楚明瞭，所以，這樣才叫做「能持妙法藏」。這是屬於一乘，之前講「能奉持法藏」，那是權教法藏。

（有人以為：）他本來是一乘菩薩，既然是持一乘妙法藏，就談不到權教法藏都去持，這豈不是笑話到極點？

但又不能說完全是笑話，他就如錄音機，什麼音聲都錄下來。你別以為真是去記憶。

佛「令妙光歡喜，說是法華經」。妙光歡喜說《法華經》，這句話也是不徹底，其實是「令大眾歡喜，說是法華經」。

妙光「能持妙法藏」，難道他不歡喜嗎？其實佛現在講六十個小劫《法華經》，他已不是很滿意，只是你硬說他歡喜。旁邊的人聽到，就是令他們歡喜，即是說他才有資格，聽得完整，所以歡喜。

我們各人所聽，是聽自己一部分的《法華經》，他是全部聽完，他又習慣講出妙法，他就聽到很入神，有什麼不歡喜？他是這種人，他就很歡喜。這些全都是屬於讚美之詞。

佛「說是法華經」，講了多久？講了六十個小劫。什麼是小劫？小劫是相對大劫來講。世界有「成、住、壞、空」四個中劫，四個中劫的時間，叫做一個大劫。在四個中劫裡面講，每一個中劫就有二十個小劫，每一個小劫，又有二十翻人壽之增減。

什麼叫人壽之增減？假定來講，我們人類，人人都是十歲，沒有十一歲的人，有九歲的人，也有八歲的人。假定人人都是十歲，這是最極短的壽命，當時的人最長命是十歲。之後，人類又會增壽。怎樣增壽？經過一百年後，就會有十一歲的人，十一歲的人居多，有十歲的，也有九歲、八歲，六、七歲全部都有。經過二百年，就有十二歲的人，如此類推，每過一百年增多一歲。如果經過一千年，就有二十歲的人。你這樣推上去，叫做增，增什麼？增加歲數。增歲增到多少為止？這又是假定的，增到八萬四千歲為止，每百年增一歲，到那時就有八萬四千歲的人，就不再增，就是這麼多。不再增之後，再過一百年，又會減一歲；再過一千年，就減十歲；經過一萬年，就減一百歲。如是倒退下來講，就遞減、減、減……減到十歲。這種講法就叫一增一減，謂之一個小劫。

佛現在講了六十個小劫，就是六十個增減，時間都非常長，如果以年數來

計算，就無法計算。古德儘管是這樣講，我們又儘管是這樣聽，就算了，無須拿個算盤去計算，這些是假設的。

如果講真實，究竟有沒有此事？真實有沒有此事，又是另外一個問題，要問佛才可以。真是有那件事嗎？時間有那麼長，一增一減就算一個小劫，六十個小劫，即是三個中劫，「成」二十個小劫，「住」二十個小劫，「壞」二十個小劫，共六十個小劫。講了「成、住、壞」，未講「空」，講「空」就是一個大劫，共八十個小劫。

通常都是這樣講，你就不要說：「你見到嗎？你知道嗎？」這就不是知道，也不是見到，而是名叫做「講到」。

你既不知，又不見，卻走去講，這就很奇怪。其實並不奇怪，他是這樣講，就叫做講到。

佛在如是時間「不起於此座」。「不起此座」者，不起法座。不起此法座之前，就不知有多久，但是自從講《無量義經》，入三昧，直至講《法華經》，直到講完《法華經》，仍然在座上坐；甚至到唱涅槃，入涅槃，佛都未離開這個座。

「所說上妙法」，是講《法華經》。「是妙光法師，悉皆能受持」，「悉皆能受持」者，不止講六十個小劫。為眾多人講同一樣的法，不會有這個道理，佛不會為眾多人講同一樣的法。應該怎樣呢？即是佛為眾多人講各種不同的法。而佛為眾多人所說的各種不同法，這位妙光菩薩全部都能受、能持。這是他的聞持陀羅尼之力量，這就名叫做總持，聞持的總持，屬於一乘。

權教的聞持又如何？那是屬於權教，也都是那個人的力量，但是那個法不同。可以這樣講，那位菩薩若屬於一乘實教，他的力量大起來，就什麼都能做到。你的力量若不夠，不是不能做，也可以做，只是少，很狹窄。

大菩薩的力量非常強，強故就「悉皆」，所以用「悉皆」兩個字。現在講的「悉皆」，實在很狹窄。

為何說很狹窄？十方諸佛所說的妙法藏，他都能持，這就是廣博。你現在單單是講一尊佛，為眾講《法華經》六十個小劫，豈有不是狹窄嗎？同時，還有十方世界諸佛講《法華經》，他同時聽完，時常都聽完。佛儘管講，他無論在何處他都是聽完。這才算是「悉皆」。他有大力量，同時又知道各人所聞的信解如何，什麼都知。

不過這番話，這種講法，用後面經文來講，似乎不應該講。如果不應該講，就無法消文，也無法顯經義。你一定要將觀音菩薩、妙音菩薩、藥王菩薩等大菩薩的功行來解釋，不是隨隨便便見字讀字、見文解文，否則沒有意思。

（有人以為：）「文殊菩薩也未有講到這一層。」但這些話就是文殊菩薩講他往昔聽《法華經》的資格。從往昔聽《法華經》資格到現在，可見經過的時間有多麼長！又見到很多很多的佛，盡所有佛他都見到，盡所有佛講《法華經》他都聽完，才可以算是「悉皆」。

這並非你解釋「悉皆」二字那麼狹窄，以為聽六十小劫，從始至終都能受

持，就叫做「悉皆」。你不要這麼糊塗。這樣說就很糊塗，你這是豎直從縱來講，橫的全部沒有提及。

怎樣叫做豎直（縱）？怎樣叫橫？縱是六十小劫，從始至終，這是豎直。橫的是指，聽法的人，以及佛所講的，不是為一個人講，不是為眾多人作相同的講法，為一切人，人人都是聽《法華經》，這是從橫來講，這就是「悉皆能受持」。

「佛說是法華，令眾歡喜已，尋即於是日，告於天人眾，

妙法實相義，已為汝等說，我今於中夜，當入於涅槃。」

此處是頌佛要入涅槃。佛說此經已，此經就是妙法蓮華。「令眾歡喜已」，前面講「令妙光歡喜」，現在講「令眾歡喜」。初時讚妙光故，就說「令妙光歡喜」，現在是講遠的大眾共聽，各各歡喜。今日聽到一乘實法，裡面講授記，各位都要成佛，這就各各歡喜。這些是聞所未聞的未曾有法，沒有不歡喜。

「尋即於是日」，講完立刻就宣佈。「尋」即是「當時」就告訴一切天人及在法會的一切大眾：「諸法實相義，已為汝等說，我今於中夜，當入於涅槃。」這就沒事了。你應聽的已聽了，就無須對你再多講。

這「諸法」二字，有些不清楚。各人所聽到的真實一乘道理，就叫做「諸法」，這就很籠統。我們說話就會籠統，佛說法不會籠統，每一法都講得很清楚。

這裡面講了幾部分的「諸法」，佛功德一部分又叫做「諸法」，菩薩功德一部分又叫做「諸法」，菩薩行道的法門也叫做「諸法」，樣樣都是一乘；還有什麼果報，什麼因，怎樣的因緣，諸多參差，都是一乘，故名「諸法」。

「實相義」，每一樣都是講屬於一乘故，真真實實，故名「實相」；就不是三乘權教的方便虛偽相，這是相對的，這是真實一乘。

如果這一句話在中國來講，又有不同講法。中國普遍高等知識的大佛學家，他們講這個「諸法」就是十法界法，「實相」就是一心，一心就為「實相」，真如實性。

既然是真如實性，又何必講諸法呢？

他們就說：「諸法皆是唯心，一一法不能離其心。」

若按照這樣講，就是心及心境，「諸法」就是心境，「實相」就是心體。此事就要詳細講，詳細地講六十小劫。這就謂之「諸法實相義」，裡面相當深廣。這是中國佛教的解釋。如果是用中國佛教來解釋這一句話，要講很長時間，各宗派，各前人、後人，都差不多是如此解釋「實相」，被這句話害死。

經文所說的六十小劫裡面屬於一乘，中國佛學家現在就講心性，心性是不是屬於一乘？中國佛教完全是一乘嗎？其實完全沒有關係。

佛講最後一句交代的話：我沒有什麼話對你們講了，已經講了，「已為汝等說」。

本來一乘實相義，為眾生開佛知見等等，裡面就要講無量無邊阿僧祇劫，就不是六十小劫可以講完，「已為汝等說」這句說話不能當作講盡。在當其時，以時間來講，就作為一段，告一段落，故云「已為汝等說」。

這是我們釋迦佛講完這部《法華經》，又唱涅槃。佛在〈見寶塔品〉裡面有講及這件事：「我不久當入於涅槃，誰能受持此《法華經》，廣為流通，我就令你受持，我就囑咐有在。」這就是講此事。凡是佛講完《法華經》，就要入涅槃。這就是對三乘人講《法華經》。如果為一乘人在一乘淨土中講《法華經》，也就不會有這一句話，不會說「我當入涅槃」，佛無涅槃可入。

你如果說：「諸佛常在一乘淨土中，為諸菩薩，就無涅槃可入，這就是常住。」當然，「是法住法位，世間相常住」（〈方便品〉31 頁 12 行），這個境界屬於一乘境界。現在是對於一乘人，講如是話者，他因為初聽六十個小劫《法華經》。或者也不可以說，每位都是初聽一乘《法華經》，他從前也聽了不少，以這個機緣來講，一定要作一段不能長久在此處。還有，為一乘大菩薩，就不講入涅槃，又即是常常住世間。

那些一乘菩薩聽到，又作何種見解？他們知道這句話不真實。如果不真實，就是方便的。講到一乘裡面又有方便。一乘裡面對於佛壽命故，有方便，有真實。教就是權實分清楚，沒有了權教，只有實教。此處講入涅槃，是示現入涅槃，是為一部分菩薩講入涅槃，應以入涅槃令他受益，佛就入涅槃；應以不入涅槃令他受益，佛就不入涅槃。這是佛身自在，喜歡怎樣做就怎樣做。

### 「汝一心精進，當離於放逸，諸佛甚難值，億劫時一遇。」

你們各位已經知道一乘的好處，就好好地精進努力，向一乘邁進，切不可留戀三乘。又不可放逸於世間的逸樂，都不可以，要離開這些障礙。同時你們又要生起一點這樣的心：「諸佛難得值遇，很不容易見佛。」立這樣的心，心自然就會精進。

你以為好容易得到一個見佛的機會嗎？你現在看見佛，佛現在又讓你看到佛入涅槃。你見到第二尊佛又是一樣，又不知你何時才能見到第二尊佛。好好地生難遭之想，稀有之心，這就可以維持你自己一乘安安樂樂的地位，好好親近其他的佛，大菩薩都要親近。

講難值佛，就「億劫時一遇」，億劫或者一時都不能遇到，就算被你遇上，都只是一陣子，過眼雲煙，又不見了。用我來做比例，你見到我有多久？你聽六十小劫《法華經》，又有多久？很快就過去了。往後，哪一尊佛是你遇見的？你沒有把握。不過，你若肯精進，亦不能說沒有把握。你如果放逸，就一點都靠不住。這些是警戒的話語。佛就不是這麼簡單，還多講幾句。然後，就講八

位菩薩心不安樂。

### 「世尊諸子等，聞佛唱涅槃，各各懷悲惱，佛滅一何速？」

這八位菩薩一聽到，就似乎尖刀刺心那樣。怎麼會這樣，講得好好的，忽然間又說涅槃。此事令人多麼難過！「各各懷悲惱」，心裡不安樂，就生起一種悲惱，覺得十分意外。

「佛滅一何速」？為何事佛會這麼快入滅？佛宣佈入涅槃，莫非是我們各人激怒了佛，他自然離開我們？此事都莫名其妙！何故這麼快？

此事大家心裡是這樣奇怪，其實又何足怪，都習慣了。你沒有見過嗎？你現在才來初聽《法華經》嗎？你也親近過無數佛，這是很普通見慣的，本來就不會有「各各懷悲惱」。

你說沒有，他現在竟然是這樣講，即是有「懷悲惱」。

不會的，他們知道佛不會入涅槃。此事也是因為其他的菩薩真有放逸的可能，沒有「生難遭之想」，自己就做一個「悲惱」的樣子給他們看，即是這些大菩薩都「懷悲惱」。我們都不及他，我們應該怎樣做？於是，佛就安慰他們各人：

### 「聖主法之王，安慰無量眾：我若滅度時，汝等勿憂怖。」

日月燈明佛就是「聖主」，現在這裡講的「聖」，就是實教的聖，不可按照權教前面講三乘的「聖」。

（有人以為）「所講都是一樣」。其實不可當作一樣。「聖主」是一乘菩薩的主，是一乘菩薩的法王，「法之王」。

什麼謂「法之王」？這個「法」字在一乘那方面，還有許多解釋。這個「法」字當作什麼來解釋？就是解作功德。功德各菩薩都有，但是菩薩的功德未圓滿、未究竟。佛已究竟，就稱為法王。

「聖主法之王，安慰無量眾」，對大眾講。法會裡有無量那麼多的大眾嗎？有，單是菩薩都有二十億。這個「無量」是籠統的話，也可以講有量，但是數量多故，不必要定數量多少。

佛安慰他們，令他們不驚怖：「我若滅度時，你們不要憂怖。我日月燈明佛滅度時，即是臨滅度那一刻，不是滅度後。

此事有些人會很緊張。你是一乘菩薩就不應該這麼緊張。若按照凡夫來講，就會很緊張，父母死的時候，都不知怎樣做，自己恨不得陪父母一起死。

佛入涅槃不是這樣，佛是解脫人，本來沒有死。你們這些菩薩，有智慧，有知識，樣樣都具足，這種道理都不明白，還去憂怖、生恐怖？當然不會。

佛安慰他們，用什麼來安慰他們？只用一句話，佛叫他們不要恐怖，他們心裡都是自自然然發出一個悲哀。你所差一句「佛難值遇」。

「是德藏菩薩，於無漏實相，心已得通達，

其次當作佛，號曰為淨身，亦度無量眾。」

佛說：我現在已經滅度，你就不能值遇佛了嗎？有呀！德藏菩薩快要成佛，你可以依靠他、依止他。他「於無漏實相」，心已通達無漏，就是一乘。一乘實相的無量差別，他已經明瞭，一乘佛四層無量功德，他也明瞭，他很快就成佛。他心通達即是明瞭。其次者，在我滅度之後，還有正法住世、像法住世，然後他就成佛。他的名又不叫做德藏，叫做淨身。淨身佛將來度眾生，與我差不多，「亦度無量眾」。這裡有一個「亦」字，與我差不多，即是與現在這個法會差不多。你們得到這個見解，得到這個觀念，你們也都很安樂。我不在世，就有人住世。

為何佛又不說妙光菩薩會成佛？此事又是各人的因緣，你以為一定是功德大那個就在這裡成佛嗎？誰在這裡先成佛，要講因緣。

如果這些聽《法華經》的人，已經明瞭一乘，又有許多時間聽法，本來就很好了，何以一定要找一位菩薩來依靠，又要找菩薩成佛來作依止？此事也很費解。

這不難理解，修一乘最困難，你以為聽六十個小劫就圓滿了嗎？還有無數那麼多的六十小劫都不會得圓滿。此事你就會擔心，一定要找佛來依止。你有依止佛的心，此事就有進步，即是很穩當，念念不離佛，即是此佛雖滅度，彼佛又出世。

本來不須這樣講。不這樣講又怎樣講呢？這很靈活的，十方諸佛，你喜歡親近那一位佛，你儘管時常都可以親近，如果你神通具足，你一日可以親近無量佛，一小時可以親近無量佛，不須這麼麻煩、這麼擔心。

（有人認為：）那些大菩薩神通具足就可以，我又未曾有大菩薩那樣的大神通，即是做不到。因為做不到，現在這裡有佛，我就喜歡；沒有佛，我總是有些擔心。

這是很幼稚的初發心一乘菩薩，大菩薩不會有這種想法。現在講到那八兄弟，又說「各各懷悲惱」，這些是示現的，他們不會悲惱。

「佛此夜滅度，如薪盡火滅。分佈諸舍利，而起無量塔。」

（有人以為：）佛唱滅之後，竟然在半夜入涅槃。入涅槃即是沒有了，佛

境界沒有了、佛身沒有了、佛心沒有了。若按照這裡所講，佛功德全都沒有了，一切都沒有了。

何以你又知道一切都沒有了？這裡面就是講這句「一切皆無」——「如薪盡火滅」。「薪」者，就是燃燒的柴，柴燒完就會沒有了，變成了灰，火也就滅了。有柴才有火，無柴哪有火？即是有佛在世，才能講這麼多道理，佛都滅度了，還講什麼？就「如薪盡火滅」。

若按照這樣來講，就與這部《法華經》裡面所講，相差很遠。為何與這部《法華經》相差好遠？《法華經》之〈如來壽量品〉講：釋迦牟尼佛沒有入涅槃，只是示現入涅槃，沒有所謂的「如薪盡火滅」。

你見到佛「如薪盡火滅」，其實佛一點都沒有滅，佛常住世間，只是對一部分菩薩這樣講：「如薪盡火滅。」事後，也有一個短短日子，把佛身用些什麼香等等助燃之物燃燒，燒完之後就執拾骨頭，那些骨頭叫做舍利。

拾取了舍利又怎樣做呢？就起塔供養。現在這裡講「起無量塔」，時間很長，如果不是很長，焉能「起無量塔」？

「分佈」即是把舍利分到各地，你歡喜請去那裡，就在那裡起塔，所起之塔甚多。這句話是文殊菩薩現在講的，現在講他從前後來的事情，並非立即燒，立即就分佈舍利，立即就「起無量塔」，分開一處一粒，一處十粒，一處一塊，一處兩塊，處處同時起塔；也不是等你起好，我才起。同時起塔，也都很快，一年或兩年之間，就可以「起無量塔」，這都可以。表示這些人，對於起塔供養舍利相當殷勤、猛利，很快就起好。起塔有多高，文殊菩薩沒有講，用什麼材料起塔，也沒有講。如果是起佛舍利塔，當然不會用泥石來建造，總是說用寶物來作種種莊嚴。

**「受記諸大眾，其數如恒沙，倍復加精進，以求無上道。」**

這裡講那些人很精進。得授記的那些是大菩薩，即使是天人、阿修羅、四眾弟子得授記，都是大菩薩，數量就很多，「其數如恒沙」。前面講「無量」，現在講恒河沙那麼多，恒河沙是現在的話。

這些大眾很精進，「倍復加精進」，從前都精進，即使沒有佛在世，他們的心都是時常記著佛，這就發一乘精進心，志在求一乘「無上道」。「無上道」即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菩提即是「道」。

**「是妙光法師，奉持佛法藏，八十小劫中，廣宣法華經。」**

這裡講妙光菩薩廣說《法華經》。妙光法師能總持法華，雖然是總持法華，未必在八十小劫中，完全是講完佛在六十小劫裡所講的法華，他有他的法華，

佛滅度後的人，又是一部分之人。

佛在世時聽《法華經》的人，也有很多人在佛滅度後，妙光菩薩講《法華經》時期，同在一處聽《法華經》嗎？這當然是有。

既然是有，他們還要聽妙光法師講《法華經》嗎？他們已經聽過佛講，他們一定要聽你妙光講做什麼？

妙光菩薩所講又有些不同，他可以詳細為你解釋，他又知道你未了解，他會給你解釋，不須你問他，他知道你們各人的程度，怎樣信解，他全部知道。他又在八十小劫裡，即是在一個大劫裡廣說。他的廣說，是同時為大眾講，各各所聽不同，這就謂之「廣」。時間很長，說得很多，這也是「廣」。這就是妙光菩薩的力量。

「是諸八王子，妙光所開化，堅固無上道，當見無數佛，

供養諸佛已，隨順行大道，相繼得成佛，轉次而授記。

最後天中天，號曰燃燈佛，諸仙之導師，度脫無量眾。」

這八位王子一直都跟隨妙光，仍然是由妙光開導。這裡可以說很長遠，不只是在八十小劫內開導，在八十小劫裡固然是有開導，經過八十小劫以後，完全都是不相捨離。等於我們往昔跟隨沙彌菩薩一樣，不會捨離，親近四萬億佛沒有離開，後來離開就不必講了。

妙光菩薩就令他們堅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之志，在這個時期，一直以來，「見無數佛」。我們就見四萬億佛，他們就不知道見多少佛，叫做「無數佛」。

「供養諸佛已」，他們就菩薩道圓滿。「隨順行大道」，隨順諸佛，佛怎樣教他們，他們就隨順佛所教而行。這就是「盡行諸佛無量道法」，這又是大道。這個「道」字，是因行道，不是無上菩提道，是一乘因行。

「相繼得成佛」，「相繼」者就是連續，前一尊成佛，他會入涅槃，就有第二尊成佛，這就繼續下來。

「轉次而授記」，本來這一句掉轉就順一些，「轉次而授記，相繼得成佛」，前一位佛與後一位佛授記，後一位佛即是菩薩，就好比日月燈明佛授德藏菩薩記。這個「授記」是授一生補處記。本來授記，時常都授記，你初聽《法華經》就得授記，每尊佛都會為你授記。這裡是授最後身記。

「最後天中天，號曰燃燈佛」。這是講他們八兄弟，最後的第八位。「天中天」即是佛。為何稱為「天中天」？佛出現世間，天人尊敬，奉之如天，即如天中之天，名叫做燃燈。

為何稱為燃燈？這個名稱為燃燈，即是身有燈光，初時未成佛時，已經有

燈光，可以叫做燃燈菩薩，成佛叫做燃燈佛。

「諸仙之導師，度脫無量眾」。「諸仙」者就是菩薩，「導師」者是佛。如果講到燃燈佛的故事，又講「諸仙」，我們釋迦佛也在內。釋迦佛在內是示現在內，並非真是釋迦佛在內。

那釋迦佛為何事又在內？因為燃燈佛在世時，我們釋迦佛示現做菩薩，做菩薩也覺得很平常。為何又覺得他很平常？即是他與普通人差不多，但他又是菩薩。他見燃燈佛的時候，學般若波羅蜜，修行般若波羅蜜。燃燈佛見他「於法實無所得」，燃燈佛就為他授記。

這是釋迦佛示現，不是真的，你不可以當作是真的。若當作是真的，就講不過去。

現在是講燃燈佛「度脫無量眾」。在燃燈佛的時期，所度的眾生甚多。講度脫，是度脫十法界眾生，要度入一乘，才算是度脫。如果是度脫六道眾生入了三乘，名稱上叫做度脫，就不是真度脫；要度脫四聖才算是度脫，每位都要聽《法華經》。

如果講起此事，在權教裡面就談不來，現在當然不能按照權教所講。八兄弟每位都是實教菩薩，他們成佛就是實教佛。他們示現權教佛，初期度眾生是要這樣講，就是方便，他們最終是要開除方便，度脫眾生當然是入一乘。

**「是妙光法師，時有一弟子，心常懷懈怠，貪著於名利，  
求名利無厭，多遊族姓家，棄捨所習誦，廢忘不通利。  
以是因緣故，號之為求名。」**

這裡講彌勒菩薩往昔懶惰又求名，總歡喜與在家人來來往往，在那裡不是求名就是求利。

這講起來就沒什麼道理，有佛在世，又有師父妙光，彌勒自己自身又是菩薩，何必與在家人於俗務上求名利？十分沒有道理。

他歡喜就很難講，他歡喜就是他的道理，難得他歡喜。歡喜者，即覺得十分有興趣。他對親近佛沒有興趣，讀經亦沒有興趣，聽菩薩教導也沒有興趣。但他又不離開佛菩薩，因為他不捨得離開，他又要接近佛，接近菩薩，接近大眾。我們就覺得他很麻煩，他就覺得很舒服，要這樣才能過日子，即是兩頭都要，又要三寶，初時要權教三寶，後來就要實教三寶，又要世間的名利，這真是拖泥帶水。即是講一講，「以是因緣故，號之為求名」。這個是彌勒。

「亦行眾善業。」

這些是以前的，即是前面所種之善本

「得見無數佛。」

這是後來的。

「供養於諸佛，隨順行大道。」

這是講一乘菩薩道具足。

「具足菩薩業。」

「業」即是道。

「今見釋師子，其後當作佛，號名曰彌勒，廣度諸眾生，  
其數無有量，彼佛滅度後，懈怠者汝是。」

這是講彌勒的歷史，講彌勒的歷史講到今次見釋迦佛。「今見釋師子」，「師子」就譬喻佛，其後繼承釋迦佛之位，叫做「當成佛」，叫做彌勒。彌勒是姓，菩薩是叫彌勒，成佛又是叫彌勒，沒有改名。即如釋迦佛一樣，未成佛時是叫釋迦牟尼，成佛之後仍然是叫釋迦牟尼，不須改名。

不過有些會改名，有些不改名，前面講德藏菩薩成了佛叫做淨身，就改名了，這沒有問題。

彌勒佛度眾生也很多，度眾生沒有數量。我們就不可按照普通佛教徒所講的龍華三會來講。龍華三會即是龍花三會，講彌勒菩薩將來成佛，那些樹木全都是龍的樣子，開的花是龍花，分作三會說法，度三會的眾生。

其實不會有這些傳說。大通智勝佛四會都有，你就不要講三會那樣。那樣講很冤枉。怎樣覺得他冤枉呢？他們首先就講彌勒菩薩現在就在兜率天內院裡寄居，有很多天人、很多菩薩在那裡親近他。這些就是妄談，沒有這件事。將來下生，龍華三會，也沒有這件事。

講到彌勒菩薩成佛，又是另外一件事。多久才成佛呢？這又不知道他多久

才成佛，他不能定成佛的日子。

「彼佛滅度後，懈怠者」就是你。即使佛未滅，「懈怠者」也是他，不須講滅度。妙光菩薩八百弟子中，裡面就有一位這樣的腐敗份子。他雖然是腐敗，也比很多人好。現在又不容易找到一位這樣的腐敗菩薩，現在找一位小乘增上慢人都沒有，是即使找一個小乘比丘都沒有，找一位小乘的優婆塞、優婆夷都沒有。

這樣講當然就相差很遠。我們知道自己相差很遠，就應好好地在《法華經》那裡生一個堅固的信仰心，就超過一切了，什麼都不須理會，乾乾淨淨。你不須說：「我們現在什麼都沒有。」你要什麼都有，也都不難。

「妙光法師者，今則我身是。」

懶惰菩薩就是你彌勒，已經講過了。他之前講「妙光菩薩，豈異人乎？我身是也；求名菩薩，汝身是也」，就是你的前身。之前先講妙光，現在就把妙光講在後，這些先後並無所謂。

「我見燈明佛，本光瑞如此，以是知今佛，欲說法華經。」

現在講完故事了，講出從前的光就是這樣，所以知道現在釋迦佛要講《法華經》，將古比今，這都比得起。

（有人說：）「是否比得起，等一下才知道，現在我都不敢太相信，你儘管講吧。」

文殊菩薩就這樣講：

「今相如本瑞，是諸佛方便。」

現在釋迦佛現的相，與往昔的瑞相，無異無別，乃是佛的方便，引起我們注意。如果不是方便，就懶理你怎樣做，打瞌睡是你的事。

文殊菩薩說「是諸佛方便」，就不是一位佛，本來「諸佛」各有方便，各各不同，我現在所講的，是講一尊佛是同。

「今佛放光明，助發實相義。」

「助發」者，助他自己顯發，顯發一乘，就是顯實，佛就有話要講了。

**「諸人今當知，合掌一心待，佛當雨法雨，充足求道者。」**

你們好好地留心，要合掌、坐端正，「佛當雨法雨」，佛就要「兩大法雨、吹大法螺、擊大法鼓、演大法義」，充足你們這些三乘求佛道者，就變成一乘的求佛道者。

（有人說：）「恐怕沒有這麼快吧？」

是沒有這麼快，也不是很久，大家要生信才可以。

**「諸求三乘人，若有疑悔者，佛當為除斷，令盡無有餘。」**

你們各位現在就是求三乘之人。他如果是講起這件事，你們就一定不生信，一定是諸多懷疑。你們不生信，佛就無論如何都要你們生信。

「佛當為除斷」，令你們一點疑惑都沒有，這是《法華經》的一點精神。正所謂「欲令眾生咸得聞知一切世間難信之法，故現斯瑞」。佛令你們變得乾乾淨淨，不讓你有思疑。如果有思疑的人，就不會坐在法會中，佛令這些人自動離去，佛以神通力，好像五千人那樣，自自然然驅使他們離去，他們自己都不知道。文殊菩薩這兩句話就很有力，佛就是志在他講這兩句話，就製造機會開權顯實說《法華經》。

註：本文根據遠參老法師粵語講經錄音筆錄編輯節錄而成，未經遠老法師修改，若有錯漏，以錄音為準。